

西 洋 世 界 軍 事 史

鈕 先 鍾 譯

(I)

軍 事 譯 粹 社 印 行

西 洋 世 界
軍 事 史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BY J. F. C. FULLER

鍾 先 鈕 譯

(I)

軍 事 譯 粹 社 印 行

西洋世界軍事史

定價：每部（新臺幣）250元

編譯者：鈕先鐘

發行者：軍事譯粹社

臺北市木柵路三段85巷14弄三號三樓

電話：九三一—三三四四

郵政信箱：臺北二二八號

郵政劃匯：九一四九號

印刷者：六合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貴陽街二段一一一號

電話：三六一—二四三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再版

譯者弁言

軍事譯粹社是創辦於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一日，因為那是西俗所謂的「愚人節」，所以我們也就一向都是以「愚人愚事」自勉。本未提倡學術、出版專門性的書刊，已經是夠愚的，而以軍事學術的研究和譯述為目的，則更可以說是愚中之愚，愚不可及！

這樣的愚事，已經一做就是廿四年。儘管山還是山，但是愚公也還是愚公。愚公雖無奈山何，但山也無奈愚公何。假使西方人的說法不錯：存在就是力量，那麼能夠如此艱苦的存在了廿四年，也未嘗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儘管愚公的頭上是已經滿頭的白髮。

為了紀念本社創刊廿四週年，現在決定把英國富勒（J. F. C. Fuller）將軍的不朽巨著「西洋世界軍事史」，再版發行，又未當作一個里程碑。

富勒將軍為二十世紀偉大軍事思想家之一，他和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可謂一時瑜亮，很難分高下。他雖著作等身，但這一部軍事史却可以說是他的傳世之作。全書起自遠古，以迄現代，共分三卷，計一百五十餘萬言，博觀約取，考證嚴謹，議論精辟，識見超邁，無論從質的方面或量的方面來看，均屬不可多得。

這是一部經得起時代考驗的經典名著，凡是研究軍事學和歷史學的人，都有加以研讀之必要。本社廿四年來也曾經出版了不少的書，不過像這樣的巨著却還是第一次。

我們誠懇的希望這部書對於青年軍官們能有所貢獻。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但願他們在對西方戰史的鑽研中，能夠找到還我河山的神機妙算。

原序

戰爭是否爲人類進化中所必需的因素，固然還是有辯論之餘地，但是下述的事實却是毫無疑問的，從人類的最早起，到現在的時代爲止，戰爭都一直是他們生活中的支配現象。在人類歷史中沒有一個時代，是會完全沒有戰爭，很少有一代人以上是不經過大暴亂的；大戰幾乎和潮汐一樣，只有規則的起落。

當一個文明開始變換的時候，這種情形就比較更爲顯著，而我們現有的世界性工業文明似乎就正是如此。在一兩代之前，戰爭還被人認爲是政策的工具，現在已經變成了政策本身。今天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戰國（Wardom）的狀態中——在這種條件之下，戰爭支配了所有其他的人類活動。這種緊張狀態到底會延長多久的時間，到底它是否有一個明確肯定的答案，是否命中註定了盲目的走到它的盡頭爲止，固然是無人能說；但却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我們愈能研究戰爭的歷史，則我們對於戰爭本身，也就愈能有所了解。因爲它現在已經是一個支配因素，除非我們能夠了解它，否則我們又怎樣能夠希望調節人類的事務呢？

當第一次大戰結束不久之後，我就開始考慮到這個問題。到了二九二三年，我在康貝里參謀學院（Camberley Staff College）任教官，我才發現除了一兩次戰役以外，戰史的研究都可以說是非常的貧乏。這些學員對於戰史的研究，本應具有極大的興趣，可是不幸得很，却都不足以語此。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因爲用英文出版的書籍當中，還沒有一本是能夠把全部問題包羅殆盡的。所以我就決定來填補這個空缺。爲了要想把這樣一個巨大的任務緊縮起來，我所採取的方法，是集中精力於我所認爲是決定性會戰（西方民族所打的）的上面；其次，再把其他的戰爭和戰役，以它們爲核心編織在周圍，最後從此橫掃出來戰爭對於歷史的影響。此外，爲了使戰爭的故事能夠儘量的連續不斷起見，我又決定在每一章的前面，加上一個大事記，在這裏敘述戰爭，戰役和會戰怎樣發生的，和它們怎樣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就其全體來說，我心目中所假想的這一本書，是可以利用一個風波動搖的海面來打比。敘述會戰的各章就好像是波浪的高峯。而大事記則好像其間所夾着的低谷。一高一低彼此相接着，這就是三千五百年來的戰爭史。

從一九二三年起，我就開始搜集資料，於是到了一九三九年——四〇年之間，就出版了兩卷「決定性會戰史」。但我對於該書却不感到滿意。當第二卷出版不久之後，全部的存書在第二次大戰中都完全被燬。我對於這種損失並不感到遺憾，因為這使我有一個機會，可以將全書重寫過。自此以後，我又花了十年的光陰去進行這個工作，把原書的兩卷擴大成爲三卷，把原有的二十九章，改寫了二十八章，刪去了一章，另增加了二十三章新材料。此外，所有的大事記都是新寫的，導言一章也是一樣的。所以這本書不是一個增訂版，而是一本新著。

對於會戰的選擇，完全是以我個人的判斷爲根據。我當然知道還可以增加其他的會戰，不過有些會戰是記錄太不全，無法作深入的研究；另外有一部份，僅僅是因爲語文上的困難，是不得不從略的。

資料來源的選擇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只要可能的話，我儘量採取當時參與者，目擊者，和同時代戰史學家的記載，再用公認的近代權威著作來加以核對。但是我却屢次發現，對於約米尼所謂的「激烈戲劇」的戰爭，古代史學家的了解和記載，似乎都比近代史學家較爲完全。我想這個原因是，在過去史學家把戰爭當作是一種自然程序，而今天的史學家中，則多認爲它是一種殘酷的禍害，所以對於它並不太感興趣。但是，我最大的困難却是對於最近的戰爭——第二次大戰——極難找到可靠的資料來源。自從大戰結束以來，未經整理過的史料雖是大批的出籠，其中却有許多是充滿了宣傳氣味，尤其是俄國人的資料。因爲可靠資料的缺乏，所以對於某幾個主要會戰，還是一直無法獲得清楚的概念。

還有兩件小事也值得一提。第一點是戰鬥兵力和損失的數字。這種數字通常都是不可靠的，而且爲了宣傳的目的，更常常受到故意的歪曲。今天如此，三千年前也還是如此。所以對於本書中的數字，有許多都是我不敢斷言其爲正確的。另外一點是所有的外國和古代的貨幣，其價值都是換算成爲英鎊，並以一九一三年的價值爲準。（註：在一九一三年，英鎊的價值是相當於美元四、八六元）。

最後，我應該感謝那些給與我以協助、忠告、和批評的人們。對於他們的貢獻，其價值之大簡直是無法形容。不過對於本書的內容和一切錯誤，則均應由我個人單獨負責。

第一卷目錄

原序	七
導言 帝國主義的興起	一
第一章 沙拉米斯會戰和普拉提亞會戰	二七
大事記(一) 希臘內部的爭雄	五二
第二章 敘拉古斯的圍攻和阿哥斯波塔米會戰	五九
大事記(二) 馬其頓的興起	八〇
第三章 高格米拉(或阿貝拉)會戰	八七
大事記(三) 羅馬的興起和它與迦太基之間的衝突	一一一
第四章 采陶拉斯會戰和查瑪會戰	一一九
大事記(四) 羅馬帝國主義的興起	一四二
第五章 皮德拉會戰	一四七

大事記(五)	羅馬帝國以內的爭霸	一六三
第六章	狄爾哈強的圍攻和法爾沙拉斯會戰	一六九
大事記(六)	羅馬共和國的滅亡	一九二
第七章	菲利皮會戰和阿克提門會戰	一九七
大事記(七)	羅馬帝國疆界的建立	二二〇
第八章	陶托布格森林會戰	二二五
大事記(八)	羅馬的和平	二三八
第九章	阿德萊羅普會戰	二四五
大事記(九)	民族的遷移	二五九
第十章	卡倫斯會戰	二六五
大事記(十)	東哥德人征服義大利	二八一
第十一章	提卡米倫會戰和塔吉萊會戰	二八七
大事記(十一)	回教的興起和擴張	三〇七

第十二章	君士坦丁堡之圍和托爾斯會戰	三二二
大事記(十二)	西歐帝國主義的再生	三二七
第十三章	哈斯丁會戰	三三五
大事記(十三)	回教國的衰頹和拜占庭帝國的復興	三五五
第十四章	曼齊克特會戰	三五九
大事記(十四)	基督教國家對於回教徒的反攻	三七四
第十五章	哈丁會戰	三八一
大事記(十五)	西帝國的瓦解和法英的興起	四〇三
第十六章	斯魯斯會戰與克里賽會戰	四〇九
大事記(十六)	中世紀的瓦解	四三二
第十七章	奧爾良的解圍	四三九
大事記(十七)	奧托曼帝國的興起	四五五
第十八章	君士坦丁堡的圍攻與陷落	四六一

大事記(十八)	西班牙的再征服和統一.....	四八〇
第十九章	馬拉加的圍攻和格拉達的征服.....	四八五
大事記(十九)	西班牙和奧托曼兩個帝國的爭雄.....	五〇三
第二十章	李班多會戰.....	五〇九

地圖目錄

一	麥吉多會戰（公元前一四七九年）	五
二	馬拉松會戰（公元前四九一年）	二二
三	提爾莫利皮防禦戰（公元前四八〇年）	三四
四	沙拉米斯和普拉提亞戰役（公元前四八〇——四七九年）	三六
五	沙拉米斯會戰（公元前四八〇年）	四一
六	普拉提亞會戰（公元前四七九年）	四六
七	雅典和皮拉斯的設防	五四
八	彼拉古斯的圍城戰（公元前四一五年——四一三年）	六四
九	大流士在阿貝拉的戰鬪序列（公元前三三一年）	九九
十	亞歷山大在阿貝拉的戰鬪序列（同上）	一〇一
十一	阿貝拉會戰第一階段	一〇三
十二	阿貝拉會戰第二階段	一〇五
十三	米陶拉斯會戰（公元前二〇七年）	一三一
十四	查馬會戰（公元前二〇二年）	一三八
十五	皮德拉戰役（公元前一六八年）	一五五
十六	皮德拉會戰（公元前一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一五九

十八	狄爾海灣的圍攻(同上)	一八二
十九	法爾沙拉斯會戰(公元前四八年)	一八七
二十	非利皮第一次和第二次會戰(公元前四二年)	二〇二
二十一	阿克提門會戰(公元前三一年)	二一二
二十二	陶托布格森林戰役(公元九年)	二三四
二十三	多瑙河下流(公元三七百年)	二五一
二十四	塔吉萊會戰(公元五五二年)	三〇三
二十五	匈奴人和回教徒對於法蘭西的侵擾	三二一
二十八	哈斯丁會戰(公元一〇六六年)	三四九
二十七	曼齊克特戰役(公元一〇七一年)	三七〇
三十八	哈丁戰役(公元一一八七年)	三九四
三十九	克里賽會戰(公元一一八七年)	四二六
三十	奧爾良之圍(公元一四二八——一四二九年)	四四六
三十一	君士坦丁堡之圍(公元一四五三年)	四七一
三十二	格拉達的征服(公元一四八一——一四九二年)	四九四
三十三	托斯卡尼里的大西洋地圖(公元一四七四年)	四九八
三十四	李班多會戰(公元一五七一年)	五二〇

導言 帝國主義的興起

本書中所討論的戰爭可能分爲三個地理性的集團：那些從遠古時代一直到李班多（Lepanto）之戰（一五七一年）爲止的戰爭，多數都是在地中海地區和西南亞打的；從此以後到滑鐵盧之戰爲止的戰爭，大部份都是發生於大西洋邊緣上，或是在它有關係的地區中；自從一八一五年以後，因爲工業、科學、和運輸的進步，戰爭才開始以整個世界爲其舞台了。

在第一個集團中，最主要的政治性大事爲羅馬帝國的產生；在第二個集團中，則爲不列顛帝國的產生；而在第三個集團中，結果如何則尙難逆料。當然也很可能的，它仍舊依照過去的前例演變，而發展成爲另一種帝國主義的形式。而且因爲今天在世界上，只剩下了兩大戰國，美國和俄國，假使在明天若發生了衝突，而其中有一面獲得了優勢，那麼下面的那一個帝國就很可能全球性的了。康德在他「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一書中，曾經發表他的意見說：戰爭從長期的觀點上來說，是有統一人類的趨勢，因爲合群所以戰爭發生的機會就會減少。似乎自然的目標固然是求一致的，而它的推動力却是不一致的。所以，儘管部落都希望保留着部落的獨立地位，可是部落間的戰爭却使它們變成了一個多部落的社會，這就是民族。同樣的，一個民族也希望能夠維持其獨立地位，可是民族間的戰爭却又使它們變成了一個國家。進一步說，國家也都希望能維持其地位，可是國際性的戰爭又使它們長成了一個帝國。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一個單位儘管是在努力以求保持其獨立，但在某一特殊時間中，是難免於不因被吸收而分裂，最後一直達到地球上的生物和經濟的極限爲止。

雖然原始時代也有戰爭，好像，當奧靈耶人（Auriganacian）出現，穆斯特人（Mousterian）就失蹤了一樣，不過在文明尙未興起之前，有組織的戰爭似乎還是沒有的。文明的興起有兩個根源：發現了某種草的種子可以耕種，和某種吃草的獸類可以飼養。從這兩個根源產生了兩種完全不同組織的人類社會，農業的和畜牧的。前者首先發生於尼羅河流域，和連接在巴勒斯坦到幼發拉底河上流之間的「肥沃新月形」地區之中，然後再沿着那條河以達到波斯灣；後者

據某些人的推測，其主要的發源地應為裏海地區的歐亞草原地帶。

在前者的情形中，走向文明的第一個步驟是村落的出現，一個有藩籬的地區保護着土壤的耕種者，和他們所儲存的糧食。在後者的情形中，則為馬的飼養，和車輪的發明。於是就產生了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種是定居的，一種是遊蕩的，在全部的歷史中，他們都是對立的。

為了防止受到遊牧民族的攻擊，村落又逐漸發展成爲有城牆的城市，每一個都變成了獨立的小世界。城牆擋住了車騎，於是防禦變成了較強的戰爭形式，城裏人的文明不久即勝過了遊牧民族。城牆不僅保護了文明的生長，而且也強迫戰爭的兵器和狩獵耕種的工具不能分離。於是進一步，兵器又決定了所應該採取的軍事組織形式，最原始化的即爲城市公民所用的「方陣」(Phalanx)。在紀元前二九〇〇年的一塊蘇美(Sumer)人紀念碑碎片上面，還可以看到這種方陣的描繪。一排排的人，縱深爲六個人。每一個兵都有弓和矛的武裝，戴着一個皮盔，攜帶着一塊正方形的防盾，可以遮蓋着全身。

在兩種文明之中，戰爭的基本原因都是生物性的和經濟性的。牲畜的繁殖愈盛，則尋找新草地的機會愈頻繁；在任何時侯只要有一次旱災，即可以成爲一次侵入的預兆。同樣的，城市人口愈繁殖，則所需要的糧食即愈多，於是必需用來耕種的土地也愈多。所以在兩種文明之中，戰爭都經常是爲了肚皮打的，不管是人的還是獸的。自從有史以來，在生存的鬥爭中，「生存空間」(Leben Raum)始終是一個大問題。(註：何布士(Hobbes)在「巨靈」(Leviathan)一書中曾經說過：當全世界爲居民所擠滿時，於是最後的補救方法即爲戰爭；它使每個人可以獲得勝利或者是死亡。)柏拉圖在他的共和國(Republic)一書中，也曾討論過城市問題。在蘇格拉底與格勞孔(Glaucou)的談話中，他指明出來戰爭是文明的風土病。從一個最簡單形式的城市爲起點，他指明出來當文明進步之後，人類的要求也隨之而增加了，而那個足以支持一個原始化文明的土地，遂不足以支持一個高級的文明。下面所引述的一段即可以表示其辯論的精華：

蘇：於是我們必須擴大我們的國界；因爲原有健康的國家已經不够大……並且要有許多不同種類的獸類，以供人

民的食用。

格：一點都不錯。

蘇：所以過去是够支持其原有居民的國家現在會是小了，和不够大了。

格：一點都不錯。

蘇：於是我們想要獲得我們鄰國的一片土地，以供畜牧和耕種之用。而假使鄰國也和我們自己一樣，超過了其精養的限度，而企圖對於財富作無限制的累積，那麼他們也就會同樣的想要我們的土地麼？

格：蘇格拉底，那是無可免避的。

蘇：那麼我們就要發生戰爭了，格勞孔，是不是？

格：絕對是如此：……

蘇：所以姑不論戰爭的利害如何，我們現在却可以斷言已經發現了戰爭的原因，而這個原因也就是國家中一切罪惡的根源，無論公私都是一樣的。

格：毫無疑問的。

畜牧文明與農業文明之間的第一次大衝突，是發生在公元前三千年的時代中。從裏海地區的北面草原中，湧出了大量的好戰民族，這就是所謂印度歐羅巴人(Indo-Europeans)，他們延攬了幾個世紀之久。他們成羣結隊的向東、向東南、向西，和向南移動。這種移殖運動的動機是什麼，還不會有確切的考據。也許是因爲氣候的變化，造成連續的乾旱期，或者是如某些史學家所暗示的，由於優秀馬種的選牧，和刀劍的發明，才驅使着他們向外發展。

在西面，有許多遊牧的部落在公元前二千年之前，即已渡過了多腦河，變成了希臘、羅馬、和其他歐洲民族的祖先。其他的一部份，號稱阿利安人(Aryans)，大約在公元前一八〇〇年，又分裂成爲兩個集團，一支向東南進入印度，另一支向西南進入「肥沃新月形地區」的北面山地中。這後面的一個集團就號稱爲伊朗人(Iranian)，其中有兩個最強大的種族，爲米提人(Medes)和波斯人(Persians)。

差不多在這些侵入行動的同時，另外有一個民族，其祖先可能是閃米人（Semitic），號稱爲西克索人（Hyksos）——其尊義爲沙漠的王子），又在西亞出現，並蹂躪上埃及（Upper Egypt）地區。他們帶着馬一同走，在此以前埃及人是不知有馬的。西克索人成功的主因似乎是由於他們有了馬拖的戰車（Chariots）和優秀的兵器。戰車可能是從巴比倫人（Babylonians）方面學來的，大約在公元前二〇〇年，馬即已從北面輸入這些地區。

雖然上埃及地區對於西克索人，也曾作激烈的抵抗，不過一直等到下埃及（Lower Egypt）的底比斯（Thebes）發動了一個全國性的革命，最後才把他們趕走。（底比斯又分爲卡拉克（Karnak）和魯克索爾（Luxor））於是阿莫斯一世（Ammose I）（公元前一五八〇——一五五七年）開始建立第十八代的埃及王朝。在這些戰爭之中，古老的埃及及地區成了一支組織良好的陸軍，共分爲兩個「大師」（Grand division）一個駐防在三角州上，一個則在上埃及及地區中。兵士有弓和矛作武裝，也攜帶防盾，但卻沒有甲冑。「箭筒」（Quiver）已經由亞洲輸入，而「火力」也都已經是「成排」（Volleys）的發射。雖然尚未使用騎兵，但却已經採用了戰車。在「法老」（Pharaoh——埃及王的尊稱）的國家牧場中飼養着數以千計的馬匹，而戰車製造也變成了一種藝術。

阿莫斯在公元前一五四一年逝世，承繼他的人爲阿門賀特普一世（Amenhotep I），接着下一代即爲索特莫斯一世（Thutmose I）。這兩位好戰的國王都曾經侵入敘利亞，北面遠到幼發拉底河爲止，但是却都不會企圖組織其所征服的地區。索特莫斯一世死後，其長子嗣位，也叫作索特莫斯，只統治了幾年，即爲其異母妹哈特希普特（Hatcheput）所承繼。她可以算是歷史上第一個偉大婦女，在公元前一五〇一年，她又與其幼弟結婚，又是另外一位索特莫斯。哈特希普特大約是死於公元前一八四一年，在她未死之前，他的丈夫是毫無實權，不問國事的。她的統治是以和平和非軍事性的著稱，所以等到她的丈夫，索特莫斯三世，承繼她的時候，由卡德希（Kadesh）國王首先發難，所有敘利亞和巴力斯坦地區的城市國王，都一致叛變了。（索特莫斯三世王朝的起點不是從他的妻子死日算起，而是從他結婚之日算起。）爲了鎮壓這個叛亂，索特莫斯在沙魯（Tharu——即坎特拉（Kantara））把兵力集中了之後，就在公元前一四七九年，四月十九日，攻道加沙（Gaza）厄葉寧（Yehem——葉瑪（Yemma））進發。這是在卡美爾（Carmel）山脈